

莊勇

星巴克的做法不近乎人情



閒話雜談

邦邦牙省SM商場內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近日因一名自閉症兒童攜帶外帶食品，而連同陪同他的家長一起被要求離開，引發社會廣泛批評。前眾議員Carlos Zarate甚至還公開怒批此舉是明顯的歧視，聲稱星巴克在其他國家宣傳一直宣揚包容性，配備無障礙設施以便利聾人及身心障礙客戶，但該家菲律賓分店連對自閉症兒童做出最基本的照顧都做不到，充分暴露了其殘缺的殘障權利承諾。他說，他們所謂的包容，只是為了利潤而已。

星巴克是美國著名的連鎖咖啡店，其分店遍佈全球。多年來，星巴克致力於構建多元與包容性的文化，將「每人、每杯、每個社區」視為核心使命，其核心理念為「多元化=融匯+平等+可瀏覽性」。具體舉措包括打造第三空間、支持跨性別人群健康福利、實施反歧視合規政策，並積極創造尊重不同背景員工與顧客的社會空間。

正是因為這家連鎖咖啡店一直以來都將自己打造為家和工作場所之外的溫馨港灣，為所有顧客提供平等、舒適的社交休閒環境，並致力於成為平等僱主，尊重每一位員工的獨特背景和才能，同時對弱勢群體及女性經營的供應商提供機會，致力於社區的包容性發展，它才能在全球各地廣受男女老少的歡迎。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星巴克以實際行動消除偏見，積極創造人人感到被尊重和安心的環境，其不僅是賣賣咖啡的場所，也是注重包容與情感交流的社會空間。

經常看見一些青年人，只在該店叫了一杯飲料，然後在座位上對著自己的筆記本，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店裡的服務員從不會干擾他們，在在顯示該連鎖店的寬宏大量。然而，它最近卻竟然只是因為一名自閉

症兒童攜帶外帶食品進入，而要求其和陪同他的家長離開，真是令人費解。

倘若當時店裡座無虛席，不少顧客尚在排著長隊等候入座，該名孩子和家長竟帶著攜帶的外帶食品，旁若無人佔著位子大吃大喝，絲毫沒有幫襯該店一分一文，而且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的話，那則說不過去。然而，若是孩子的家長所用的都是向該店點的食品和飲料，只有他自己在吃攜帶的外帶食品，服務員或是經理卻驅趕他們，未免不近人情。

眾所周知，自閉症兒童通常需要遵循一些飲食原則，應盡量避免含有麵筋、乳製品、高糖加工食品或飲料，以減輕腸道負擔和潛在的行為症狀。星巴克裡不少食品和飲料都不適宜讓自閉症兒童食用或飲用，該名兒童可能有嚴格的飲食限制，他們當天所攜帶的食品，亦極有可能是孩子的醫療或治療所需，該家分店卻連對殘障兒童最基本的照顧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包容文化？

有關方面必須深入調查，驅趕該名自閉症兒童和其家長，究竟是個別服務員擅作主張，抑或是店家的意思，倘若是前者，那麼管理層必須迅速對肇事服務員作出相關處理；要是後者的話，該店則須進行自我檢討和反省。

無論是前者抑或是後者，都必須對該名兒童一家人有個交代，並正式向該家庭道歉，及由社會福利發展部和國家殘障事務委員會介入調查。

該店管理層必須說明，為何食品規定的死板執行，可以凌駕於對自閉症兒童的道德和法律義務之上。要知道，任何企業都不能將身心障礙人士及其照護者，視為二等公民。任何服務性行業，都要把「顧客優先」作為座右銘。

2/18/26 (三)

李志超

一座祠堂裡的千年文脈



特稿

在安溪湖頭，沿著中山街往裡走，會遇見一座沉默而莊嚴的建築。門楣上刻著四個沉穩的大字：「李氏家廟」。這便是湖頭人口中的「大宗祠堂」。推開那扇厚重的木門，時光的氣息便撲面而來——不是陳舊，而是一種溫厚的、帶著書卷與香火氣的沉澱。門口那副對聯：「海內推十大姓，郡志載小泉州」，像一句穿過了幾百年的開場白，悄然道出這片土地與這個姓氏曾經的顯赫。

院子很深，一進，二進，三進，直至四進。陽光從天井斜斜地照進來，落在花崗岩條石鋪就的地面上，光影被切割得方正而清晰。整座建築坐北朝南，格局嚴謹，是安溪古祠堂中保存得尤為完整的一座。抬頭看，正廳是懸山頂，面闊三間，進深三間，開闊而高朗。粗壯的樑柱撐起了歷史的重量，漆色早已被歲月打磨得溫潤，上面刻的金字楹聯，還在沉靜地閃著光。這裡的空間序列，從門廳、二道門廳，到主廳堂、後廳堂，層層遞進，暗含著古老的禮儀與秩序，那是滲進中國人骨血裡的敬重。

目光向主廳堂深處望去，便被那莊嚴的神龕與高懸的匾額攫住心神。廳前的「夾輔高風」，是康熙皇帝的御筆，為表彰那位讓整個家族都熠熠生輝的名字——李光地。站在這裡，彷彿能看見三百多年前，那位深得皇帝信賴的大學士，如何在這裡祭拜祖先，如何將朝堂的風雲與家鄉的山水連在一起。廳中，「急公尚義」的匾額，則屬於更早的六世祖李森。他的故事，少了幾分廟堂的煊赫，卻多了泥土的質樸與溫暖。

他出巨資開鑿了湖頭通往外界的水路，讓山裡的物產得以順流而下；他又捐建了數十座橋樑，讓天塹變通途。他的「義」，是實實在在的，鋪在路上，通在水裡。這一文一武，兩塊匾額，恰好撐起了這個家族精神的兩面：一面是心懷天下、忠勤王事的擔當；一面是立足鄉土、造福桑梓的仁厚。

轉進廊道，牆壁上密密地掛著「芳名榜」，那是從明朝景泰到清朝道光年間，一百五十六位李氏先賢。他們曾是朝廷的命官，社會的棟樑。

指尖輕輕拂過那些已然暗淡的墨跡，「四世十進士七翰林」的傳奇，便不再是史書裡冰冷的記載，而成了一個家族用幾百年的晨昏苦讀，壘砌起來的文化高峰。李光地自然是這座峰頂最耀目的星辰，但星辰之下，還有燦若銀河的群星：有治理水患的巡撫，有筆走龍蛇的書法大家，有戍守邊陲的將領，有掌管禮儀的鴻儒……他們從這座祠堂走出去，走向廣闊的中

國，又把功名與故事，帶回這座祠堂。這裡供奉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祖先，更是一部微縮的、關於「耕讀傳家」這個古老理想最生動的註解。

祠堂的靜，是一種充盈著無數聲音的靜。你彷彿能聽見，李光地幼年時，在隔壁的「榕村書屋」裡誦讀朱子章句的童音；能聽見他的四弟李光坡，面對康熙皇帝破格授官的恩典，以侍奉老母為由，淡淡婉拒時的那份從容。皇帝不以為忤，反贈他「道通月窟天根裡，人在清泉白石間」的聯語。這份對學問的真誠勝過對富貴的渴望，這種在皇權面前保持的人格清白，或許比任何官爵更能定義這個家族的文化品格。你也彷彿能聽見，近代以來，當國家民族面臨危難，志士們在這裡商議興辦新學、啟迪民智的激昂之語；能聽見海外宗親捐資重修祠宇、興學助教時，那份跨越重洋的赤子心聲。

時光終究是流淌過去了。轟轟烈烈的科舉時代早已落幕，那些曾象徵無上榮光的功名，已漸次沉澱為歷史的煙雲。但祠堂並未老去，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活著。它成了海外遊子歸來尋根時，必定要磕下頭去的那方神聖之地；成了每年頒發教育基金獎勵學子時，充滿希望與掌聲的殿堂；也成了鎮上老人品茶、聽南音、擺開棋局的溫暖角落。古老的禮制空間，悄然融入了現代社區的煙火氣。宗族的概念在變，但那種對共同根源的認同，對優秀後輩的獎掖，對社區老人的關懷，其內核的精神，卻與先祖們「急公尚義」的胸懷一脈相承。

2026年的元月，湖頭李氏將迎來第十二次修譜的圓譜慶典。十餘年的艱辛耕耘，將家族的枝葉脈絡，再次清晰地呈於紙上。那時，這座大宗祠堂，必將迎來最熱鬧的時刻。香火會更旺，人聲會更鼎沸。但我想，在最熱鬧的間隙，總會有人靜靜地站在這天井裡，仰望那些匾額，凝視那些名字。他們會想起李森率眾開山的斧鑿之聲，想起李光地在朝堂上侃侃而談的身影，想起無數個寒窗苦讀的清晨與黃昏。然後他們明白，這座祠堂，真正供奉的，從來不只是牌位上的名字。它供奉的，是一條叫「隴西」的水脈，歷經千山萬水，在此處匯成的深潭；它供奉的，是「耕讀」二字寫就的傳家之訓；它供奉的，是「尚義」與「忠勤」熔鑄而成的精神脊樑。

它是一部用磚石、木料和血脈寫成的無字書，每一個走進來的人，都在閱讀中，把自己也寫進了續篇裡。門外的湖頭街市喧囂，時光奔流不息；門內，歲月靜好，根脈深長。

這或許就是一座祠堂，能給予一個家族，最為珍貴的東西了。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orum@gmail.com

馬忠

古詩裏的「馬」



巴山一馬

馬，是奔騰在華夏文脈中一個深具靈性的意象——它馳騁於字裏行間，跨越迢迢歲月，既載得動少年快意、家國壯懷，也馳得起長路別緒、人間煙火。從楚辭的浪漫遙想，到唐詩宋詞的鏗鏘風骨，那些被詩句鉛刻的駿影，連綴成一道流轉千年精神風景。

古詩裏的馬，是少年意氣的追風駿馬，寫盡風華意氣，藏著滾燙初心。那是少年俠氣，鋒芒初露。王維筆下「少年五十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寫盡少年勇武無畏的氣概；李白「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勾勒出俠少鮮衣怒馬、春風得意的風流模樣；王維「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道盡少年相逢、肝膽相照的豪情；晏幾道「金鞭美少年，去躍青驥馬」，繪出翩翩公子策馬揚鞭的俊逸身姿。那是壯志凌雲，意氣風發。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將登科及第的暢快與昂揚寫得淋漓盡致；辛棄疾「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藏著青春年少的疏狂與抱負；王昌齡「少年獵得平原兔，馬後橫捎意氣歸」，盡顯少年狩獵歸來的颯爽與豪情。曹植《白馬篇》中「白馬飾金靾，連翩西北馳」「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李白《俠客行》裏「銀鞍照白馬，楓沓如流星」，一騎白馬，一身鋒芒，馬蹄踏處，皆是少年獨有的滾燙與坦蕩。

古詩裏的馬，是金戈鐵馬的沙場驍騎，寄寓忠勇丹心，熔鑄家國情懷。那是邊塞烽煙，鐵血榮光。杜甫「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勾勒出征途壯闊、軍威凜然的畫面；辛棄疾「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以奔馬之勢抒盡報國壯志與英雄氣魄；陸遊「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將半生家國夢、一腔赤子心，都託付於夢中奔躍的鐵馬。王昌齡「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李白「駿馬似風飆，鳴鞭出渭橋」，岑參「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馬蹄踏過邊塞風雪，嘶鳴震徹山河萬裏，這馬，是將士的夥伴，是衛國的鋒芒，更是刻在民族骨血裏的忠勇與擔當。

古詩裏的馬，是羈旅天涯的蕭蕭瘦馬，承載離愁別緒，回望故土相思。那是離別依依，天涯悽愴。李白「揮手自茲

去，蕭蕭班馬鳴」，以馬兒悲鳴寫盡離別不捨，聲聲入耳，句句牽腸；柳永「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嘶」，道盡古道漂泊、前路漫漫的孤寂；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以一匹瘦馬，寫盡天涯遊子的羈旅愁思，成為千古鄉愁的絕唱。那是相思脈脈，歸思綿綿。岑參「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將離別後的思念藏於皚白雪中的馬蹄印記；「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於策馬相逢間，道盡對故土親人的牽掛；《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以馬戀北風、鳥棲南枝的天性，暗喻遊子不忘故土、心繫家園的深情。馬蹄聲聲踏過長亭古道，載著文人墨客的漂泊、思念與悽愴，成為鄉愁最溫柔、最動人的註腳。

古詩裏的馬，是人間萬象的生動剪影，浸透煙火繁華，蘊含人生哲思。它踏過春日盛景，染盡人間溫柔。白居易「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繪出錢塘湖畔春日爛漫、馬蹄輕踏的生機；方嶽「馬蹄殘雪六七里，山嘴有梅三四花」，寫盡雪後初晴，馬蹄尋梅的清雅意趣。它走過市井繁華，見證人間盛景。辛棄疾「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描畫出元宵佳節車馬喧鬧、燈火璀璨的盛世繁華；李煜「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憶往昔遊園盛景，車馬絡繹，盡顯舊日風華；盧照鄰「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寫盡長安街巷車馬往來的熱鬧煙火。

它亦藏著人生哲思，道盡世間情理。龔自珍「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以萬馬沉寂歎世道沉寂，寄寓革新圖強的期盼；黃庭堅「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感慨良才易尋、伯樂難遇的世事；劉禹錫「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以駿馬思邊、蒼鷹振翅，喻志士心懷遠志、不甘沉寂；屈原「飲餘馬於咸池兮，總餘轡乎扶桑」，李白「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以天馬馳騁，抒浪漫豪情與高遠志趣。從市井遊賞到人生體悟，從田園春景到盛世風華，馬的身影融入生活百態，寫盡世間萬千氣象與人生況味。

一馬越千年，詩情貫古今。馬在詩中，從不只是騎下坐騎、沙場征騎，它更承載著少年意氣、將士肝膽、遊子愁腸，流淌著人間煙火與山河詩韻，深深烙印著華夏兒女的豪情與風骨。2026馬年將至，願我們傾聽那穿越千年的錚錚蹄響，縱身躍馬，馭風而行。在時代的曠野上，續寫萬里長歌、一騎絕塵。

謝如意

正常人評獎的目的是什麼



心底流雲

題目為啥寫正常人這個概念，因為在現實中，有的評獎的評委本身就是人，或者說是人面獸心的人面東西。

東西是一種物，無天無地無情無義無廉恥之心，可以令金錢物質搬來弄去，可以呆在臭不可聞的陰溝裡自鳴得意。

正常人當評委的目的是什麼？是以公心恪盡職守，是表彰先進激勵後進超先進，是不能有半點私心圖謀的正大光明事。

我在菲律賓當過中國知識競賽評委，兢兢業業與同仁一起秉公辦事，榮獲中華和平統一促進會和中國大使館還有一個別的組織共同頒發的感謝狀，其中還用了一個過譽之詞叫做「居功至偉」。

這才是正常人做評委的目的，因為通過這種評獎，精準評出先進者讓人心服口服，又有效激勵後進者迎頭趕上，從而形成美好的良性循環而益國家社會健康發展！

我也在南安市教研部門當過主持並任評委，知道有的參評人不務正業收買評委，而那收昧心錢的評委擅自溝通同行給他打高分。我發現後秉公執法給那個寫離題文章的人打了不及格的低分。

後來那個被收買的評委居然還怪我說，給不及格也可以打50分啊，為啥打更低的分。我正色回答他，我知道他已經暗通同行指鹿為馬給他打高分了，我就一定要給他打得很低的分，這樣才能讓那人連三等獎都評不上！因為，如果讓那種寫離題的人得

三等獎，也是對我主持的評獎的莫大的侮辱，更是對工作的責罵！

我在這次參加南安市的孝道徵文中，感受到那種人面東西的評獎的惡果了，所以我在上午無私無畏有據地將自己原來沒有公開的應徵文讓它喜見天日，又寫了一篇《廣大人民群眾才是真評委》的小文標配，我就想讓大家看看事實，想想中華優秀文化，明白誰才是真正受獎的！

毫無疑問，行孝道是本分本職的工作，根本不用獎也照樣幹好，這是正常參評人的正確觀念。可是，既然參加了，而且又要以官方出席頒獎，這是涉及到社會影響好不好的大事，是能不能使評獎工作在健康軌道上運行的導向，所以我必須及時仗義執言說出我的看法，獻出我的文章，把我對中華優秀文化的熱愛和對利用評獎謀私的人面東西鞭撻筆伐對比並進為當。這種愛憎分明正是合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可以有效防治陷入腐敗之路的壯舉！凡事操之在我，功過評論由天。廣大人民大眾的慧眼識珠就是天，發了昧心錢的人面東西評委就是人間地獄，搗毀它才是正道！

2026年元月25日下午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郵件：www.shangbao.com.ph

UPMG
UNIVERSITY PRESS GROUP

member:UPMG GROUP

商報
商報關注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